

# 美麗「性」世界？

林芳玫

何春蕤所著之《豪爽女人：女性主義與性解放》，以生動活潑的口吻描繪了一幅性解放的烏托邦，作者意圖將個人層次的性解放和婦女、同性戀等社運團體送作堆，使之誕生出一個平等平權的新社會。就此點而言，這本書有如一本性的福音書，鼓吹美好新世界的到來。同時，作者對性解放的描述非常的平面化與單一化，我們看到的「豪爽女人」是一個扁平的人物，只有飛揚自信的表面，卻看不到她內心深處的掙扎，更不要說是人性弱點的暴露，因而此書也可說是性論述的廣告化與卡通化。

## 權力真空的性解放天堂

《豪爽女人》一書從社會、文化、教育體制等各方面解析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性壓抑，並且提出「賺賠邏輯」這個概念來形容女人如何將自己的身體與性當做婚姻市場上的交換籌碼。何春蕤呼籲女人拋棄這套不利於女性情慾

開展的賺賠邏輯，勇敢地追求性解放，不要斤斤計較、患得患失。

何春蕤似乎以為只有父權社會裡才有權力關係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平等賺賠邏輯，她所描繪的性解放天堂則毫無任何爾虞我詐、輸贏勝敗的兩性交換關係。性關係固然不一定要以承諾或婚姻為交換籌碼，但它也更可能充斥著攸關自尊心、自信心、自戀與虛榮的兩人對決，誰表現得比較灑脫、比較不在乎，誰就是贏家。作者筆下的豪放女在賓館渡過一夜之歡後，一大清早忙不迭地離開賓館。這是真的毫不眷戀呢？還是趕在被對方拋棄前自己搶先離開，甩掉對方？豪放女的自信開朗恐怕是鴨子划水吧？優雅從容的表象下是逞強好勝以及真實自我的疏離。

### 從純純的愛到純純的性

不管是章回小說還是文藝愛情片，我們看到的愛情是不食人間煙火，為愛而愛。何春蕤的書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是不食人間煙火、為性而性、抽離社會與人性的脈絡。對作者而言，談道德太清高：談感情太肉麻：談利益交換太庸俗。豪爽女人的性解放徹底地被架空，與政治、經濟、心理、情感

毫無關係。作者尤其著力於拆解性與愛的關係，但諷刺的是，性當中若沒有愛，那麼愛又是什麼呢？愛情豈不是又倒退成純情小說中那種沒有肉慾的精神狀態？唯肉論與唯靈論其實是比鄰而居的哥兒倆好，而唯性派與唯情派也不過是一線之隔。

性愛關係之所以吸引人，正因它是精神與物質、心靈與肉體、超越與陷溺、堅強與脆弱、成長與頹廢……等種種不同的力量所形成的辨證張力。作者批判父權制度下的道德、愛情、一夫一妻制，這點值得肯定。問題是，作者轉而提倡架空的性解放，彷彿在性的烏托邦就不需要另一套新的道德秩序。性解放這塊新的領土若沒有新的道德與社會秩序進駐其間，這片空間馬上就會被現成的、最惡質的性剝削所佔據。

何春蕤鼓勵大家「玩」性，性當然可以拿來玩，問題是即使連小孩子的遊戲都有遊戲規則，玩性當然也要有遊戲規則，規則越複雜，越能顯示出玩家的功力。此書對性的遊戲規則過於簡略，讓人覺得不好玩。性遊戲如何開始、如何結束——尤其是如何結束得漂亮，這不只是性遊戲的道德，也是藝術。

## 廣告與卡通片的世界

何春蕤如此描述「豪爽女人」：「他們可以和陌生人在賓館激情一夜後，早上拎著包包毫無眷戀的走開，不為罪惡感與羞愧感阻擾她們的自我肯定。」她對豪爽女人的形象塑造使人不由得想起洗髮精、絲襪、衛生棉之類的電視廣告對上班女性的描繪：她們穿著合身的套裝、提著名牌公事包、足蹬三寸高跟鞋，從來不必為薪水、業績、升遷等俗事煩惱。彷彿只要你使用某種去頭皮屑的洗髮精、穿著不易破裂的彈性絲襪、再加上吸收力特強的衛生棉，你就不再畏縮、不再害怕，蛻變成一位自信的專業女性。

何春蕤對「豪爽女人」的形象塑造頗適合做為保險套、賓館、迪斯可舞廳的廣告畫面：有歡笑，沒有苦笑；有自信，沒有自卑；有神氣，沒有洩氣。她同時又很像卡通片裡的超人或蝙蝠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人性的脆弱在此書中完全被化約為父權社會的性壓抑，因此性解放也就成了對付性壓抑的仙丹妙藥。其實，外在教條的束縛壓抑容易解除，內心深處的脆弱則是所有凡夫俗女不得不承擔的宿命。

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必須傾聽自己內心真實的聲音：我要、我不要；我期待、我擔心；我嚮往、我害怕；我高興、我悲傷。性解放的論述一方面要向外進行社會結構的批判，另一方面也要向內探索人性的幽深曲折。如果不談利益交換、不談物質基礎、不談感情脈絡，那麼性解放論述不過是知識份子所從事的「腦部手淫」。知識份子的意淫已經夠多了，實在不必再「腦淫」。

(1994年10月13日中國時報)